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扶桑遊紀  
王韜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本書承

木下彪教授 惠借影印特此致謝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謹啓

杖素游記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11/22/13/03

扶桑遊記自序

余少時卽有海上三神山之想。以爲秦漢方士所云蓬萊諸島。在虛無縹緲間。此臆說耳。安知非卽徐福所至之地。彼欲去而迷其途乎。顧自此東瀛始通。文字書籍。由漸流入。其人之容貌音聲。性情風俗。固有與中土相髣髴者。邇來與秦

西通商。其法一變。前之所謂世外  
桃源。可以避秦者。今秦人反從而  
問津焉。余多日東。文士交。每相見。  
筆談往復。輒誇述其山川之佳麗。  
士女之便娟。謂相近若此。曷不一  
游。又言至東瀛者。自古罕文士。先  
生若往。開其先聲。此千載一時也。  
聆之躍躍心動。神已飛於方壺員

嶠間矣。今春寺田望南書來。以爲  
千日之醉。百牢之享。敢不維命是  
聽。於是東道有人。決然定行計。抵  
江都之首日。卽大會於長醅亭上。  
集者廿二人。翌日我國星使譙余  
於旗亭。招成齋先生以下諸同人。  
相見言歡。由此壺觴之會。文字之  
飲。殆無虛日。余之行也。餞別於中



村樓會者六十餘人。承諸君子之  
款待周旋。可謂至矣。中間偕作晃  
山之游。遍探山中諸名勝。前後小  
住江都凡百日。日所游歷。悉紀於  
篇。并彙錄所作詩文附焉。名曰扶  
桑遊記。以畀栗本鋤雲先生。付諸  
手民。用示同人。不敢有忘盛惠也。  
光緒五年秋七月八日。志於舟中。

時將至長崎矣。

吳郡王韜





扶桑遊記上

長洲 王韜 紫詮甫

光緒五年閏三月初七日自吳門歸。摒擋行李。作東瀛之游。偕錢听伯至有馬洋行。見日本文士竹添漸卿。漸卿名光鴻。字進一。自號井井居士。肥後人。曾至京師。遊西蜀。游大江而南。著機雲峽雨日記及詩鈔。傳誦一時。所交多海內名流。筆談良久。甚相契合。約明日爲杯酒之會。愈君蔭甫謂井井重意氣。喜交遊。洵不誣也。有馬日國地名。屬攝津郡。蓋其地之人所設。故命以此名。晚偕听伯小飲於陳舍。小樓三楹。結構精邃。所供鱒魚櫻桃皆時物也。殆二十年不領略此味矣。對之泫然。陳氏繡鳳校書。邁上人而能操吳音。曾嫁甬東人。故

間雜以甬東方言。夫也不良。墜落風塵。亦可哀也。昕伯名徵。吳興茂才。余女倩。工詩文。體裁峻潔。

初八日往訪徐雨之。盛香蓀二觀察。清談竟晷。約小飲爲予。東游祖餞。午後竹添漸卿折簡來招。因偕昕伯往踐其約。同席爲日本駐滬總領事品川忠道。緝譯官吳碩。所進皆中國肴饌。品川領事能操英語。風度恬靜。意致謙抑。有足多者。酒罷。仍偕昕伯至王逸卿家。逸卿生長虞山。工彈唱。爲滬北校書中巨擘。圓姿豐頰。前後平章花國者。輒以之冠花榜。於時所集名花五六人。竝皆佳妙。張君叔和特爲余招一綺齡玉貌者來。年雖穉。而豔名已噪。甚亦北里之尤物也。

初九日午後。命人携行李至船。品川忠道招飲。暮偕漸卿昕

伯同往。同席津。校正信。則貿易於甬東者。笹瀨元明。則三井物產社會之司事也。竝同舟東歸。此舟船主亦在座。皆品川領事招之。前來使彼此識面。中途可藉其指引作東道主也。其厚意可感。是夕漸卿飲酒甚豪。頗有醉意。品川領事饋余洋酒四瓶。偕譯官吳碩。送余至船。漸卿雖稍醉。亦掉臂踴躍而前。余東游實以此爲發軔。而東國之貴官文士。待予殷拳若是。亦可見兩邦之親睦矣。丑正。船始開行。

初十日。舟行甚穩。而余覺暝眩不可耐。凌晨強起早餐。卽復偃臥。但靜聽風聲水聲而已。

十一日。自三餐外。亦惟偃臥。夜半抵長崎。起從窓隙窺之。燈火參差。遠近高下。約略如香港。按長崎自昔通商。今改爲縣。

治志稱其地物產豐饒。民俗巧慧。而土壤肥沃。尤甲他處。惟言華人寄居者。抵二百十九人。則殆非實數也。附近群嶼。基布星羅。

十二日乘小舟登岸。至理事府。見余君元眉。契濶兩年。遭逢一旦。其喜可知也。絮談舊事。竟畧忘倦。頃之梁君縉堂亦至。余櫛沐後。即乘車往訪王也鏡。王鶴笙也。鏡浙人。甬東楊氏。設行於此也。鏡爲之主會計。鶴笙吳人工書法。至僅二十餘日。同往衢市遊覽。道經花街。卽昔日之平康里。新燬於火。自此路漸高。舍車而步。由石梯拾級而上。四圍樹木蒼鬱。映衣袂。皆作青碧色。石逕迴環。頗覺曲折通幽。繼至一西洋酒樓。樓中皆女子。供趨走之役。詢其名曰金玲。呼二藝妓來。一年

僅十四五齡許。雖髮覆額。態可掬。顧其裝束。殊可駭人。唇  
塗朱。項傅粉。赤者太赤。白者太白。驟見不覺目眩。攜三絃琴  
來。以牙板撥之。聲韻悠揚。歌多啞啞之音。聲嗚嗚然。有類於  
哭。兩歌既闋。一則起而翩翹作舞。日本女子無不廣袖長裾。  
腰束錦帶。帶餘則垂於背。衣多織花卉禽蟲綺錯繡交。其舞  
之進退疾徐。亦饒有古法。凡客至。必有妓侍飲。名曰藝妓。但  
能爲富筵之奏。不能爲房中之曲。聞日本士夫家有婚嫁。則  
呼之會親戚。則呼之。蓋如唐宋間營妓官妓。又如今京師之  
梨園子弟也。飲酒既畢。乃往博覽會。會中陳設光怪陸離。我  
國陳寶渠司馬亦自上海寄物至此。最奇者一臂囊。其巨如  
斗。割之而其人不死。緹絲之具。茲用西法。倍極敏捷。餘則物



產之外書畫古玩雜陳會旁隙地多茶寮當爐之女見客至則偃僂折腰客有賞賚則伏地作謝客去送之門外客有需鳴掌則噉聲而應其禮之恭肅有可取者寮中茶具製皆精雅有如粵之湖州閩之泉州婦女雲鬟多盤旋作髻如古宮粧疑是隋唐時遺俗其式樣甚多閱數日一梳倩人爲之不能自梳掠也夜睡多用高枕如粵東女子孩提多襁負於背亦如粵東大抵皆古法也樂器多三絃亦有十三絃者類皆瞽者撫之里中女子率弗能解既出博覽會天亦向暮乃共至理事署我國與東瀛通商貨舶至長崎各以土宜交易已久至元明益盛二百餘年前船商向報戶部又於江浙藩司領照而從乍浦出口購買洋銅以資鼓鑄及泰西既開市華

人之附西人來者益紛如。無不各贏重貨。鷹飽輒飛去。同治辛未始與我定盟約。近年特簡正副二公使駐劄東京。乃於通商口岸設立領事三員。一長崎。二神戶。三橫濱。神戶則兼轄大坂橫濱。則兼轄箱館。長崎旅居華商不過六七百人。元眉下車之始。與之約法三章。嚴賭博。禁爭鬥。有犯必懲。肅然稱治。衙署宏敞。懸旗之杆高矗雲表。堂皇軒爽。爲三口冠。政事清簡。殊多暇日。元眉或與日本諸文士飲酒賦詩。作消遣。晚設席署中。頗有盛饌。長崎居民中有能操華語者。多明時遺老後裔。易代之際。逃此不歸。遂爲日人。其家亦多藏古籍。市中女子多願爲華人妾。勝不索重值。其供酒漿食饌。縫紉梳洗。一如家室。可令有賓至如歸之樂。街鼓沈如月光如水。

元眉縉堂送余登舟。坐談良久。而後行。夜子正開行。元眉名  
璫。新甯人。辛酉舉人。前官內閣中書。縉堂名殿勳。新安人。少  
讀書於香港保羅書院。長於西學。曾旅橫濱十年。能操日本  
方言。

十三日。正午抵赤馬關。停舟小泊。日人多於此登岸。蓋已至  
其家也。須臾數舟載貨而來。首尾銜接。累累捆載者皆米也。  
有二英人登岸遊覽。持有護照。情日人笹瀨元明作導師。聞  
其地不日將爲通商口岸。惟此時尙未舉行。故凡異國人登  
岸者。必先於外務省。領取文憑而後行。酉正開帆。風靜浪恬。  
其去如駛。

十四日。午正抵神戶。按神戶向屬攝津矢田部郡。與兵庫相

毘連。余偕日人笹瀨元明乘小舟登岸。途中遇朱君季方。肥勝於昔。容亦稍蒼。十年遠別。幾不相識。車中一揖卽別。先訪我國駐劄領事廖樞仙。名紙甫入。卽出相見。坐談久之。芝軒始來。同往舟中取行李。部署既畢。乃至芝軒旅齋。見其夫人。問無恙。並見吳瀚濤。是日飲於酒樓。曲折登山。頗爲高聳。樓屋三椽。不甚頃軒。飲之開尊歌舞。一如長崎。各人皆席地坐。飛觴勸酒。樞仙名錫恩。廣東慮州人。選拔貢生。工詩文。來神戶署事已三閱月矣。瀚濤名廣霈。女徽諸生。年少有才。踔厲奮發。要自不凡。飲畢歸署。住訪季方。季方已登樓臥矣。披衣而下。劇談良久。歸臥署中。芝軒名宗良。南海人。少讀書於香港保羅書院。深通西學。能見其大。余著昔法戰紀。芝軒佐譯。

之功居多。

十五日晨起盥漱後朱君季方許君友琴偕來訪余茗談良久采卓同游楠公廟廟在溪川北坂本村楠公名正成公起師勤王身殉國難轉戰至此乃捐軀絕脰而死後人遂葬於此故墓亦在焉碑表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碑陰有贊爲明遺臣朱之瑜魯嶼撰稱其行事不概見然楠公父子大節炳然爭光日月史傳雖不盡詳今有輯其遺事成巨篇者手澤所留什襲珍重可知忠義之入人深矣廟中牡丹芍藥已開姹紫嫣紅殊可愛玩時尙早遊人來者已雜沓因往茶寮啜茗司茗女子頗嫵媚工圍碁三絃爲奏一曲悠揚可聽是午樞仙招讌署中有盛饌午後偕芝軒訪季方頃之瀚濤亦來。

卽於季方處小飲。酒味殊醇。一舉十觥。衛鑄生亦來相見。鑄生琴川人。工書法。挾其一藝之長。而掉首作東游者。聞乞字者頗多。自八九月至今。已得千金。陸買囊中。殊不寂寞。季方爲子覓一女子。曰阿朶。年十六七齡。姿僅中人。而微作男子相。爰賃樓一椽。爲藏嬌金屋。卽移寓焉。樓中椅榻俱備。几淨窓明。頗快人意。寓主張姓。甬東人。鑄生卽寓樓下。

十六日立夏。午後偕季方友琴。往浴於溫泉。一室中方池如鑑。縱橫約二丈許。男女並裸體而入。真如入無遮大會中。別室有冷水池。或謂其下有硫磺。張德澄胡小萃亦來浴於此。張胡俱籍隸甬東。浴罷乘車登山觀瀑布。土人謂之布引。亦呼曰瀧。有高下兩處。高者爲雄。下者爲雌。瀑聲尤宏壯。近瀑

處多茶寮酒樓。有觀音小廟。結構尤雅。司茗皆綺齡玉貌女子。靜坐對瀑。聽潺湲訇激之聲。頓覺萬念俱空。一壘不著。真妙境也。盛夏中可憩。此道暑。按志其地曰湊山。有泉曰湊川。千鳥瀑布所在。溫泉故墟。卽在湊川之側。雄瀑高十五丈八尺。雌瀑高七丈三尺餘。是夕季方治具招飲。同席吳瀚濤張芝軒衛鑄生許友琴。飲至更闌。俱有醉意。

十七日晨同朱季方許友琴張芝軒乘輪車至大坂。車行頗緩。沿途停車者凡三處。大阪背山而面海。形勢極雄。東南平野開廣。西北群峰迤邐。淀水貫其中。大海環其外。誠當水陸之要衝。舟車之繁會。詢足以咽喉外郡。拱護西京。地名古稱浪速。亦曰浪華今號攝津。相傳神武天王。鯨鱗東征。至此而海潮

迅急。遂以是名。應神天皇時。以遠近海船咸會於此。遂改號曰攝津。向已建城。有門凡四。大坂至西京一百二十五里。至江戶一千三百二十里。至兵庫一百里。其地山川明麗。田野膏腴。習俗喜勸。意氣慷慨。惜尙奢侈。厚滋味。惟知崇祀浮屠。爲未臻盡美焉耳。土產藥料。殊夥。先遊博覽會。奇巧瓌異之物。幾於不可名識。較之長崎。旣多且精。觀覽旣畢。乃至日人酒樓小飲。樓下頗有池石花木之勝。肴饌絡繹。亦頗適口。友琴特爲東道主人。飲畢。訪津枝正信。不遇。仍乘輪車而歸。吳以時尙早。往游福原。其地爲妓叢。一至黃昏。明燈萬點。絃管之聲如沸。各妓列坐。以便人擇。肥瘠妍媸。爲頃與遊人漸衆。近窺遠望。或目擊。意指。或評。鸞品。鳳間。有如洛神出水。天



女墜空儀態整齊。不可逼視。則名妓下樓邀客也。按此風如粵東揚州。皆如是。隨園所謂以一人棹臂遊行其間。而彼之修容飾貌。爭妍取憐。以冀得一當者。何啻千百。此雖万户侯。無是樂也。

十八日晨雨殊大。旅中無事。閉門僵臥。午後天忽放晴。季方以事往大坂。余偕某友乘車出遊。新雨泥濘。車行頗遲。登山浴溫泉。有日本女子能操西音。自言從西人自香港上海。至橫濱。今暫留神戶。因邀至其家。則室在山半。花木蕭疎。廬舍精潔。小憩久之。期以他日再來踐約。此何異劉阮誤入天台。而飽喫胡麻飲也。

十九日同朱季方許友琴。遍游寺宇。所供多觀音像。他如釋

迦牟尼。三世如來。金碧裝嚴。髣髴中土。其招提之雄壯。紺宇紅墻。迤邐數里。則弗逮也。惟長松夭矯。古木參差。茂綠深蒼。迷雲翳日。則凡在梵刹。無不如是。一寺有松。偃曲如蓋。就其勢結而爲棚。濃陰如幄。藉蔽驕陽。有一樹於綠葉上。生紅子。其狀若蟲。有痘神祠。凡患痘者。率禱於此。而近祠數十步內。所種之樹。皆變作檉葉。有刺若針。手不能觸。亦一異也。日人於種植花木。翦栽培灌。獨具慧心。郭橐駝所云。彼蓋先得之矣。屋宇雖小。入其內。紙窗明淨。茵席深軟。庭前必有方池。蓄魚。荇藻繽紛。令人有濠濮間想。池旁雜花小草。藉作點綴。屋皆覆木片。有西秦板屋之風。薄壁短垣。盜賊易入。而從未聞有宵小。猶足見風俗之厚也。夜張芝軒招飲。署中同席樞仙。

瀚濤飲罷往妙見宮洗浴。

二十日偕許友琴至外務省領文憑往西京觀博覽會。午正附輪車而行。車至大坂則津枝偕其友掘之孝已候於道。偕行逕至造幣局先見監局官石丸小坐傾談出酒相餉。石丸能操英國方言會客處椅褥悉用黃緞則以日皇曾經駐蹕也。扁額泉布處三字乃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所書蓋素以善書名於當代。石丸遂令人導往各處觀覽局中製造凡分六所自傾銷銘鑄辨色剪截鑿印秤量無不神速異常所出金錢獨夥然余於園闈交易間未嘗見其一用之也。後至鑄造功牌處其花紋鏤刻之細幾奪鬼工復往觀製硫局蓋造磺硝強水處也。氣味殊惡不可嚮邇而石丸往來自如觀覽既

畢辭石丸而往五代別墅。至則園甚廣大。池石嶙峋。花木清綺。主人時游東京。出而行酒。捧槃數少。竝皆佳妙。其一流波送盼。嬌媚非常。而婀娜娉婷。殊有閨閣態度。同席自津枝正信堀之孝外。則爲森山茂永。見米吉郎。特設盛筵。肴饌絡繹。味皆適口。室中書畫鼎彝。古雅樸茂。皆非近代物。進食器具華煥奪目。森山字桐陰。爲五代內兄。曾至中國。遍遊南北。屢出使朝鮮。論通市事宜。蓋其才有足多者。五代前任大坂府官。茲解組家居。擁費頗厚。酒後賦詩作字。天色向暮。又導至一家。祭者四五輩。靚粧炫服。翻翻而來。各撥銀絃。逞珠喉。藉以侑觴。予以季方約至西京。遲恐不及。數曲之後。即偕許友琴辭之而行。至輪車處。則季方適自神戶來。登車再詣西京。

日人漁一郎。季方友也。與之偕行。抵西京。時已曠黑。逕詣寓樓。剪燭開筵。合尊促坐。藝妓來者四五輩。裝束華麗。又勝大坂一籌。酒行甫半。有言近處有劇場。適當開演。盍往觀之。於是挈妓同行。則時尚早。坐場外茶寮。啜茗須臾。遊人蟬聯魚貫而來。余與季方携群姬而進場中。坐席幾滿。惟正面高處設几椅。其位尙虛。乃坐而觀。時帷幕下垂。燈火千萬。蓋皎同白晝。樂作幕啓。則正面坐女子十六人。以八爲行。蓋舞妓也。兩旁各坐十人。皆手操三絃琴。蓋歌妓也。歌聲一作舞者雙袂飄然齊舉。兩足抑揚。進退疾徐。無不有度。二八對列。或合或分。或東或西。約一時許始畢。返寓置酒再酌。諸姬亦重整歌舞。旋有自劇場歸者。亦來竝坐。其白幾奪霜雪。令人奇駭。

諦視之則皆粉之塗澤也。時寓主爲余覓薦寢之人。始招一妓。年若徐孺。而容如嫫母。因遣之去。繼至則十五六齡小女子也。身材瑣弱。燈下視之。潔白無比。余倦已甚。擁之而眠。不覺東方之既白。柳下坐懷實非難事。

二十一日晨起。卽同朱季方。許友琴。日人漁一郎。往遊各寺。車從田廬間行。於時朝暾甫上。宿雨初收。四圍樹木蒼翠。欲滴。不覺心神俱爽。田中麥黃已可刈。豆成莢。菜結子。而有一種紫花爛然如錦繡鋪地。觀日人藝植之巧。亦可謂農勤於野矣。先遊天滿宮。後遊華頂山智恩寺。殿宇崇閎。禪房深窳。凡數百椽。誠一大蘭若也。復繞登山巔。觀叢莽處。寺有巨鐘。高一丈三尺。周二丈八尺。厚九寸六分。從不撞擊。惟法會七

日間用之。蓋自正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壇場既開。香火極盛。士女如雲。鬪妍競美。爲法會也。按西京爲日國向來京都。卽葛野愛宕二郡之地。襟山帶河。自然作城。博大塏爽。天府之國。左環鴨水。右抱桂河。而北枕山岡。其南則爲二水合流處。形勢雄壯。甲於神州。其險固亦易於據守。桓武天皇建爲新京。而定鼎焉。自檀原以來。都會之隆。以此爲最。或曰西京土厚水甘。居之不疾。其人性稟寬舒。心思沈靜。文士彬彬。溫雅武勇。則不及關東。北山鄉民。樸素尙存古風。西京婦女尙豔冶。工塗飾。明粧麗服。傾炫一時。天滿宮乃神祠也。在北野。永延元年八月。始行祭禮。寶塔輪藏。皆後所增置。聞祠內有女道士。頗通文學。惜未得一訪之。華頂山名在粟田口村。屬

愛宕郡。春日櫻花爛熳。騷人最愛賞玩。山中有耕雲菴故址。南有圓山。滄然出清泉。曰吉水。近山多佛刹。南禪寺。青蓮院。皆在左右。今智恩教院古屬延歷寺。承安四年。釋源空自黑谷出居洛東吉水。盛說專修念佛及圓頓菩薩大戒。所謂吉水院。又稱大谷寺者。是也。爾後遂以源空爲開祖。寺中多藏古書軸。歷代有高僧掛褙。宜其規模之宏壯。迥不同於他梵刹也。既出寺。乃至博覽會。則又勝於大坂一籌。物產之富。陳設之華。光怪陸離。幾有五花八門之觀。頃之阿朶亦從神戶來。攜之偕行。購腰帶一束贈之。計金五餅。既離博覽會。乃詣酒寮小飲。酒罷遊王宮。宮殿制度亦如日本富貴家屋宇。但稍宏麗華煥耳。遊人僅能於門外瞻望。不能入也。他如橋梁



花木處均有防闌。惟繞道而行。得觀風景而已。旋至太后宮。則頓覺樸素無華。制度亦復狹小。午後季方阿朶先歸。余與友琴往遊東寺。乃德川將軍昔日遊憩之所也。長堤數里。旁植樹木。濃陰下蔽。蒼翠萬狀。入其中頓爾忘暑。水從寺中流出。潺湲作聲。一澗深洄。隨堤奔赴。或云此即前時射圃也。寺中池水澄清徹底。可鑑毛髮。友琴云。此水洗滌各物。無垢不淨。遊興將闌。微雨遽作。乃乘車回輪車所。一路雨絲風片。余倦甚。在車中假寐。車從石街犖確中行。聲作歷歷鳴。每至驚破好夢。逮至輪車所。則時尚早。而天亦有晴意。回神戶。已是上燈時候。季方亦遣人來候。芝軒來作清談。同往天滿宮浴。二十二日。同季方至船所寫票。晨至楠公廟啜茗。試挽楊弓。